

「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 的重要性與建置始末

陳東升*

國科會在 1990 年代分別補助臺灣大學成立人文學研究中心與中央研究院設立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其中的重點業務項目就是由這兩個單位分別建置人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基於機構自主的原則國科會並沒有協調兩個單位採取通樣的建置原則。人文學研究中心委託圖書資訊學者規劃，採取人文學科期刊全部收納與建置的做法，蒐羅各學術單位出版的人文學期刊，並沒有透過同儕審查機制來篩選收錄期刊，這樣的做法是符合引文索引資料庫的精神，完整的勾勒一篇發表的學術論文被其他學術參考引用的狀況。然而人文學研究中心的資料庫一直都沒有將人文學科最重要的發表成品——專書、專書論文，納入資料庫建置的範圍，突顯專書的影響力和貢獻，是相當令人遺憾的。

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是集中所有的心力，非常嚴謹的建置臺灣社會科學引文指標 (Taiwan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一方面，由各學門組成期刊審查委員會，透過同儕審查的程序，決定收錄期刊的名單，以確保一定的學術品質，並建立 TSSCI 的學術權威性。另外一方面，在建立資料庫的實作程序採取絕對精確的標準，引文索引建立後，要經過再三的比對，檢查可能的錯誤，再開放讓學界同仁查詢使用。TSSCI 在臺灣的學術社群受到廣泛的使用，也得到不少的肯定，成為學術機構學術表現重要的參考依據。由於採取嚴格審查制度，只收錄臺灣社會科學領域小部分的期刊，因此有些學界同仁認為和資料庫引文索引可以完整查詢其他學者引用狀況的目標是有出入的。當 TSSCI 成為學術表現評鑑的主導指標，學術單位或學術審查者為了有統一

*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比較的便利工具，常常忽略透過實質閱讀評價學術品質的責任，所以容易造成數量標準取代品質標準的疑慮。TSSCI 在應用的層面，因為繁複的查核程序，與缺乏考量使用者的需求，公開可以查詢資料的時間都無法和當年度一致，通常是落後兩到三年，學界同仁使用上是非常不方便的。

國科會的人文及社會科學發展處是涵蓋人文學和社會科學兩個大領域，兩者間學術交流和互動越來越頻繁，研究成果跨領域的影響也是一個發展趨勢。如果要充分的了解人文社會科學學者學術影響的範圍，必須要有一個結合人文及社會科學的資料庫。再加上，國內外資料庫廠商建置索引資料庫的走向是擴大學科範圍，人文及社會科學交互引用的查詢比以前更為便利。因應新的學術環境轉變，國科會人文處必須要進行政策上的調整。但是，由於人文學研究中心和社會科學研究中心，開始建立資料庫之初沒有充分溝通討論，各自採取不同的建置原則和資料格式，兩個資料庫整合的技術困難是需要克服的。

當時，人文處傅仰止前處長考慮到兩個中心的專業並非是資料庫建置，因此委託國家研究院的科技政策和資料中心負責資料庫初步整合的工作，同時也邀請完整掌握國家出版品、並且擁有豐富資料庫建置與服務經驗的國家圖書館參與這項工作。科政中心負責將人文學研究中心和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的兩筆格式不同的資料合併為一個資料庫，再移轉給國家圖書館進行資料補強和長期建置的工作。工作重新的分配，並整合不同的單位來發展一個完整的人社索引資料庫，遭遇到許多的困難和質疑，不過在傅前處長的堅持和鄧育仁處長的持續推動下，「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經過三年的努力，才看到現在初步的成果。

索引資料庫具有市場價值，但是它也是一種公共的資產，兩者必須劃出一個清楚的界限，相互補強、各自實踐其核心目標。建置「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絕對不是要與民爭利，而是要做到善盡學術研究的社會責任、維持學術自主性、彰顯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特色、與建立臺灣人社研究在華人學術領域的影響力等四個重要的目標。

基於資訊公開的原則，一般的民眾應該擁有公共的、便利的查詢學術界對於不同議題的研究成果。充分揭露研究的主題和研究發現也是一種公共課責性的展現。「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由國家圖書館負責建置和維護，許多民眾已經使用過國圖不同的資訊查詢系統，例如：臺灣碩博士

論文系統、臺灣書目整合查詢系統、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等，他們要進入使用新的引文系統是相當便利，不必透過太多的宣傳或動員，新的資料庫就可以觸及到一般的公眾。此外，「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將國圖原有的博士論文資料庫也整合進來，發揮資料庫之間的綜合效應，對於民眾的查詢和使用是更加方便。學術研究資料的公開，可以提供民眾了解重要議題上學術社群的意見，作為討論或決策的參考；或者，公眾想要提升自己的知識能力，需要有系統的文獻和讀物，索引資料庫是可以發揮指北針的功能。學術研究可能無法立即對社會民生產生影響，但是透過資料庫平臺，可以達到訊息傳遞的基本社會責任。

「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是透過專業學術社群的參與，一起探討收錄資料的原則、資料的類型、索引的指標、資料建置的時間順序、學術查詢的方便性、學術資料的公共近用等議題。例如，期刊收錄的最基本門檻，就是由國科會各學門期刊評比討論後，提出的建議；建立專書引文索引的基本規則，以及篩選、推薦專書著作的名單等，也是由各學門討論後推薦，國圖進行試驗性的建置。隨著學術研究環境的轉變、學術合作模式的調整，資料庫的資訊和內涵也必須彈性的改變，而且是由學術社群參與規劃和推動。國內外的現況是，資料庫由廠商建置，雖然他們諮詢專業意見，也建立專業的委員會負責學術審查的工作，但是索引資料庫指標類型和計算方式都成為商業機密，缺乏公開透明的學術社群檢視、修正。這些指標的數量資料常常變成學術機構評比排序的依據，學術成就和學術生態因而受制於企業集團，對於學術專業的健全發展，並不恰當。

學術自主性的維持是因為人文及社會科學的學者最了解學科學術發表的特性，以及學術影響力表現的方式。長庚大學講座教授黃寬重先生、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章英華教授等人所組成的研究團隊，以三年的時間透過深度訪談、周延的問卷調查、焦點團體座談等蒐集資料，發現人文學及部分社會科學領域在學術作品引用上，專書是比期刊要來得重要，而近二十年來重期刊、輕專書的獎勵辦法，使得學術專書越來越受到忽視，重要經典作品的出版已經是鳳毛麟角。促使學術研究發表多元化，維護各學科學術研究的差異性和獨特性，需要許多配套措施，但其中之一就是建立引文索引資料庫的新指標。本人在國家圖書館「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諮議委員會提議建立人文及社會科學「長期引用指數」，以顯現人文及社會科學的研究



重視長遠、持久的影響，而不是短期的衝擊，當然對於太強調引用半衰期的觀念更是不能同意。這個指數對於完整呈現經典的專書作品更是關鍵。我提出這個係數初步的構想，後來國科會人文處吳淑真副研究員和鄧育仁處長邀請傑出的計量學者，人文處教育學門現任召集人楊志堅教授研發，他非常有創意的提出指標的統計學理基礎，令人讚嘆，也突破指標建立最重要的障礙。

「長期引用指數」是展現一個學術作品發表五年、十年、二十年，甚至於更永久的學術影響。人文處研究員魏念怡曾經利用人文學研究中心引文索引資料庫的統計分析結果在簡訊發表過一篇短文，說明經典作品的被引用模式是十年後，還一直持續被引用，以後每年被引用的次數也維持穩定不變。「長期引用指數」最簡單的構想就是給予五年以上的被引用次數一個加權參數。楊志堅教授指出被引用次數和年代兩個變項的關係是呈現統計學上的波阿松分配，他使用「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的龐大資料分析，證實他的假設，因此「長期引用指數」的加權參數可以有比較客觀的基礎。這個指標在專書引文資料逐漸納入索引資料庫後，將會更顯著的展現其獨特的意義和價值。

由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學術社群參與建置的「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將專書、專書論文納入收錄範圍，並且研發可以表現出人社領域特色的指標。這個資料庫也逐步將各地華文發表的學術作品、以及臺灣研究、漢學研究的非華文發表作品收錄，使其內容更為完備，各國對於臺灣及漢學研究有興趣的學者將會更頻繁的利用這個資源。透過這樣的資料系統訊息交互連結，也可以讓臺灣的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成果，在全球學術社群被引用和閱讀。

「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的建置是經過漫長的努力，許多同仁和學術機構的合作才有初步的進展，雖然還有許多的問題必須要克服，還有一些建置原則需要更多學術社群的討論及建議，但仍然值得給予支持和肯定的。這個資料庫是無法克服衡量學術表現品質的問題，但可以提供比較多元的量化參考依據，如果學界同仁積極提供有關指標研發的意見，讓考量的面向比較周延，減少無法解決的困難，對於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的學術發展是有所助益的。